

中央警官學校叢書

格別之烏秘

李士珍主編

南北京拔提書店印行

1937

書叢校學官警央中

密 秘 之 烏 別 格

編 主 珍 士 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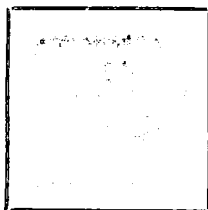
行 印 店 書 提 拔 京 南

1 9 3 7

中央警官學校叢書
烏之祕密
格別

每冊實價四角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



主編者 李士珍

譯者 中央警官學校編譯室

出版者 南京拔提書店

印刷者 地址：朱雀路邀貴井
拔提書店印刷所

發行人 徐乃達
電話：二二六七九

總發行所 地址：南京太平路
南京拔提書店

分發行所 西安洛陽拔提書店
南昌海會寺

序

世界各國人士，多認蘇俄爲最神祕之國家，贊之者則褒之爲天堂，抑之者則貶之爲地獄，實則爲天堂？抑爲地獄？主觀的贊抑之傳聞，終不敢附惑其說，民國二十四年冬，士珍適奉

委員長蔣命考察各國警政，遂乘此機會，一遊此神祕國家而探求其究竟，乃自入俄境後，住旅社，訪故舊，考察機關，遊覽名勝，甚至一舉一動，莫不有「格別烏」爲之主持領導，所謂主持領導者，監視之另一名詞耳；故在其主持領導下之表面觀之，則蘇俄似已爲一天堂之國家，然其骨裏，則與表面全不一致。余環遊世界各國，觀察其民衆，莫不呈活潑快樂之象，獨蘇俄人民似寓有幾分痛苦者，蓋現實之蘇俄，乃「格別烏」以人爲的方法造成之蘇俄也。格

別烏之祕密一書，乃英人阿薩伯原著，取材豐富，內述「格別烏」產生，組織、工作、殘酷，以及其毒燄之遍佈於世界者甚詳，余以其爲蘇俄「格別烏」之寫實專書，故特囑編譯室摘要譯出，編入本校叢書，以爲我國贊抑蘇俄者之參考焉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一月李士珍於中央警官學校

格別烏之祕密

阿薩伯原著
中央警校摘譯

Secrets of the O. G. P. U. by Essad-Bey

目次

- (一) 訖卡之起源
- (二) 訖卡之組織
- (三) 暗牢和囚徒
- (四) 訖卡的意義
- (五) 格別烏之產生
- (六) 格別烏之組織
- (七) 特新斯基同志

(八) 格別烏學校

(九) 在國外的格別烏

(十) 格別烏監獄

(十一) 格別烏軍隊——「康」

(十二) 世界革命的陰謀

格別烏之祕密

李士珍主編

(一) 「訖卡」Cheka之起源

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，共黨領袖托洛斯基 Trotsky 在聖彼得堡黨員大會中發表宣言：「臨時政府已經解決，共產黨執政萬歲！」同時所有共黨報紙，亦都譽揚着這新世紀的開始。

從這一天起，樂觀的共產黨員都認為從前的一切黑暗、貧窮、內亂、謀殺等等，都已成為過去的事實；社會上一切政治和經濟階級的紛爭，亦當消弭。被人忽視的馬克斯主義，展放異彩，成為救人濟世的寶筏，世界上建立起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，平等、繁榮、和平直到永遠！

但是在共黨統治下的聖彼得堡，新世紀的曙光，還沒有完全透

出，沙內大廈 Smolny Institute 內各位共產黨領袖，那時亦沒有確信共黨政府的成立。除了幾隊紅軍以外，看不出政府權力之所在；人民沒有付稅，銀行停止辦公，政府各機關，亦都緊閉着大門。

在另一方面，臨時政府仍舊繼續的存在。繼續付給各級官吏的薪水；執政人員仍舊互訟着革命的方式。俄國陷於無政府的狀態中；人民亦無所適從，不知那一個是合法的政府。真正的權力，那時實際上操於執有武器者的手中——水手、逃兵、以及人民的藏有槍械的。他們行使的職權，就是列寧所曾經說過的：「讓我們來劫奪強盜的贓物」！當時革命黨的口號是「他們已經吮夠了我們的血，此時該我們吮他們的血了」。

當時的革命領袖，大多數是新從海外歸國的，飽染着瑞士或北

歐諸國的和平空氣，所以沒有一個真正想造成恐怖時期，來完成革命的。但是執有槍械的羣衆——真正握有實在權力的——他們的目標是殺戮和劫奪，推翻所有的政府和組織，發洩幾百年來俄國窮苦人民的積憤。他們都存着一種報復的心理，恐怖時期所以便不能倖免了。

孔士塔地方 Kronstadt 的水手是最先發動的一羣。他們在一天侵晨，把那一批穿金線戎服的老軍官游街示衆，然後再送到海邊，拋入水內。海軍軍官的制服，都裝上軍艦，送到海中，沉入海底。人民聽到這種消息，都鼓舞着準備一試身手。初起共黨政府頗想壓制這種暴動的行爲，命令水手們交出罪魁來；但是水手們的氣焰正熾，嚴辭拒絕；共黨領袖們因爲要顧到自身的安全起見，也祇能讓他們跋扈了。

當共產黨推翻臨時政府之後，聖彼得堡陷於無政府狀態之下；警察完全取消，晚間電燈熄滅，街頭巷角，常有兇悍殘忍的人，巡邏其間。行人常有被毆殺者；半夜破戶行劫之事，尤屬數見不鮮。這種人心目中，並沒有存着階級爭鬥的理論，不過藉機會發洩他們的獸性而已。聖彼得堡冰凍的河內，常有被仇人綫入水內者，載沉載浮，旁觀者爭數着浮起來的次數和人打睹。街上被殺死屍，亦沒有人過問是誰，更不會有人去研究爲誰所殺。

當時便有許多人民委員，公開反對這種現狀的繼續，認爲狂暴的行爲，非但不能幫助共黨攫取政權，並且可以破壞革命。革命領袖如卡門納 Kameney 齊諾非 Zinoview 拉柴諾 Ryazanov 洽顧 Rykov 等向列甯提出辭呈，請除去人民委員職務，大急爲共產黨若放縱不法人民作狂暴的行爲，革命政府必致解體，所以共黨必須容納其他

社會主義政黨，當以維持治安爲第一急務。列寧收到這辭呈後，怒容滿面的說道：「開除他們的黨籍，把他們關在牢裏」！當時正好史太林 Stalin在旁，插口道：「也許把他們鎗斃了倒好」！這次「鎗斃」二個字，是第一次在共黨領袖口中輕輕脫出，竟釀成日後俄國革命歷史上重大的關鍵。列寧認爲恐怖爲革命的唯一工具，並且口口聲聲的告誡他的同志說：「製造恐怖爲我們攫取政權的唯一手段」。

此後恐怖手段，成爲共產黨對內對外的唯一政策。列寧是一個有天才的機會主義者，他知道當時人民的心理，適應潮流；利用羣衆的狂暴，來殺盡從前握有政權的和資產階級。同時利用恐怖手段，來對付黨內意見不一致的同志。當是年十月間共黨討論土地政策的時候，意見不同的領袖，便吃了大虧。

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，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下手令組織「懲戒反革命，怠工，失職特別委員會」The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For Combating Counter-Revolution. Sabotage And Dereliction of Duty。俄文中的「特別委員會」Chrezvychnaya Kommissiya 二字便縮寫成令人聞名而懼的「訖卡」Coeka。最初訖卡的組織，專為輔助革命法庭之不足，充實政治警察的力量。特新斯基 Helix Dzerzhinsky 被委為主任，立刻開始工作，不久委員會會址遷到莫斯科 Moscow。在聖彼得堡，沙內大廈內充滿了政治犯，同時新政府仍舊在那裏辦公。所以那裏的點獄官，也辨不出那一個是犯人，那一個是官吏。托洛斯基一天走出沙內大廈的時候，守衛的誤認為越獄犯。「我是托洛斯基」！這位革命領袖大聲的說。「狠抱歉，我們官吏中沒有叫這個名字的」！剛愎的守衛始終沒有相信他。

訖卡的職務，甚爲複雜，拉雪司 Tatsis 說：「訖卡」非但爲懲戒反動份子而設；有許多人破壞革命的工作，完全由於自私自利的動機，例如怠工，投機，失職，逃亡等等。這種人的破壞能力，與反動派相等。所以訖卡必須盡力防止與懲戒他們。共黨並且規定訖卡工作的對象爲：（一）怠工，（二）反革命，（三）投機，（四）失職，（五）盜劫，（六）富農反抗，（七）逃亡。

(二) 訖卡之組織

訖卡之總辦公處是在莫斯科的魯賓客 *Lubianka* 地方；中間各部房屋都分開，禁衛森嚴。監獄在辦公處的正中央，四圍有重兵看守着。

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間，訖卡的工作，完全限於國內；革命完成以後，訖卡的潛勢力，漸漸的擴張到國外去。而訖卡的使命，亦由革命的工具蛻變而成爲階級爭鬥的急先鋒。

階級爭鬥的意義，爲造成恐怖時期的原動力。俄國久處於野蠻的韃靼民族統治之下，兇暴成性；所以一經發洩，不可壓制。再者一般文人，學者，知識份子和政經學者，與下流的頑賊殘匪連合起來，共同的在黑暗地窖裏過生活；釀成一種心理上之變化，激變成

殺人不眨眼的魔君。在階級爭鬥的旗幟下，他們屠殺了一百七十萬人！

他們的神經已經被麻醉，可以漠不開心的戕害他們的同志。尤其就是特新斯基的神經昏迷，已到極點。他們認為世界上祇有兩種人，一種是共產黨同志，足以同衣共食，享受人類的待遇；還有一種便是階級的敵人，祇配被宰割。他們認為階級的敵人，比一切洪水猛獸，更屬可怕。又似患極危險傳染病的人，祇有意志堅強的革命領袖，纔可以避免與他們接觸的危險；否則必被薰染而走入反革命的歧途。因此，俄國的駐外公使和領事，常常要被撤職歸國，怕的是被資本主義國家薰染壞了。

階級的敵人，他們認為是不易為人所辨別的；維有曾經訓練的訖卡幹部人員，才能識人於千里之外。所以他們認為階級的敵人，

是人類的蠱賊；祇有把他們肅清殺盡後，方能完成革命的大業。

因此訖卡變爲一架沒有感情的殺人機器，專爲剷除階級的敵人，而創造光明世界的，訖卡的幹部人員，自命爲革命的先鋒。從莫斯科總機關至全國各地的各級訖卡組織，其中不免有不少的流氓地痞之流，仗勢凌人；爲訖卡增加了不少污辱。

訖卡的工作，漸漸的走進入了科學化的階段。毀滅階級的敵人方法，已經到達極精密的地步。各種統計，圖表，表格的慎密計算，真能使政經學者咋舌。訖卡的幹部人員，發明了一種估計人類關係的圖表，有如天文圖一樣。某同志的勢力大，以一大星代表之；某同志是他的親信。以小星代表之。他們都用極誠懇的態度來工作，算學的方法來估計，訖卡真不愧爲科學化的殺人機器！

全國訖卡的最高幹部，是一個委員會，委員會主席便是特新斯